

明清四大太监丛书

安德海——皇贵妃的贴心人

上

张 抗 主 编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2004·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 7 号

责任编辑 田仲三

封面设计 俸 禄

安德海——皇贵妃的贴心人

Andehai —— Huangguifei • De Tiexinren

宋益三 微 如 树 强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黑龙江省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 1/32 印张 17.25 字数 250 千字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17-1001-3/985

定价 40.00 元(上、下)

内容提要

安德海因为帮助兰儿姐姐（慈禧的名）得到咸丰皇帝宠幸，又在“辛酉政变”中帮助慈禧除掉顾命八大臣，立大功当上大内总管，权倾朝野，位压三台。于是，有恃无恐，荐胞弟安德河入宫当面首，私自出京，挂龙旗，搜刮民脂民膏……屡屡违背祖制。

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太监出京违背大清祖制为由，奏明同治皇帝将其处斩。

先妣归天

富贵五更春梦，
荣华亦非甘霖，
耀武扬威假做真，
皆是过眼烟云。

莫把金枷套颈，
休将玉锁缠身，
克己奉公守本分，
祸凶烦恼自遁。

一首《西江月》罢，引出一段故事，话说大清末年，战乱不已，民不聊生，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，君王昏庸世道不能不乱，南方有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，占了十几个省份，北方有英法联军打入了北京，

皇亲国戚惶惶不可终日，大清江山危若垒卵。

咸丰皇帝避难热河，疾惧而死，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八大臣专权，架空了西宫，幸得心腹太监安德海潜回北京，传了密旨，这才除去了八大臣，实行了两宫垂帘听政。

哪两宫呢？一是东宫太后慈安钮祜禄氏，一是西宫太后慈禧那拉氏，这慈禧是同治皇帝的生身母亲，所以又称圣母皇太后。

这位圣母皇太后能左右朝中大权，与太监安德海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慈禧入宫时，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宫女，多亏安德海的帮助，她才一步一步由宫女升为贵人，又由贵人升为嫔妃、贵妃直至皇后宝座，在除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八大朝臣时，安德海又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因此这安德海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，除恭亲王奕欣外，朝中大小官员没有一个不怕他的，就连同治皇帝也得惧他三分。

慈禧之所以宠爱安德海除了上述因素外，再就是这安德海会来事儿，腿脚勤快，能说会道，人长得漂亮，慈禧爱听什么，他就说什么，把个慈禧哄了个眉开眼笑，一会也不愿离开他，因此慈禧常对

人说，知我者莫过于小安子，小安子就是安德海。

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和英法和谈的结束，清宫暂处于稳定状态，慈禧心里也塌实多了。这位皇太后平时最爱看戏，尤其是爱听京剧，于是安德海专门为她修了一座戏楼，并培训了一班梨园子弟，慈禧想什么时候看，就什么时候开台。

有时候慈禧高起兴来也着上戏装走上两圈儿，安德海在一旁便连连称赞，说什么老佛爷像月宫嫦娥又像南海观音，慈禧听了很是高兴，一来二去，这位圣母皇太后与安德海的关系便非同小可了。

是日，安德海正伺候慈禧看戏，忽然稟事房太监用金漆盘托上一封信来，呈交给了安德海，安德海一见信封，不由一怔，情知不好，因为信封上用的是蓝方框，只有丧事才用蓝方框，安德海拆开一看，不由泪挂两腮。

慈禧见状道：

“小安子，怎么啦？”

安德海施礼道：

“回皇太后，奴才的家母谢世了，乞太后恩准奴才回家葬母。”

慈禧道：

“起来吧，给你两个月的假，回家治丧，完了事儿早点回来，我这儿离不开你。”

“谢皇太后。”安德海又磕头谢恩。

慈禧道：

“赏你 5000 两白银，1000 疋素缎，以治朝之用。”

安德海连连叩头，众人也为之大惊。

众人为何吃惊？吃惊在这赠礼上了，5000 两白银，这么大的数字从来没有过。曾国藩曾总督于大清可谓官高位显，只赐了 3000 两的治丧费，而一个太监竟赐银 5000 两，众人如何不惊。由此则可看出安德海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的地位了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且说安德海的老娘死了，安德海返回故里，为亡母治丧，悲痛之意固然有，但更多的却是暗自高兴。那么，死了娘怎么还暗自高兴呢？其实，安德海这一回家治丧，不但丧葬费用花不着自己的，还可借此发一笔横财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，是后宫的大总管，是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的人。圣母皇太后还送

五千两白银呢，何况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呢，哪个不借此巴结巴结，送份厚礼呢。

安德海为了达到大捞一把的目的，向各部发了讣告，而后又大量购置发丧用品，把个北京城宣嚷了个家喻户晓，然后车马随从一溜长蛇阵直奔故里青县县城，一路之上地方官员跪拜接送自不必细表。

安德海回到家乡，定了个七七开丧，就是停灵七七四十九天，指令各地能工巧匠，高搭灵棚、孝棚、经棚、鼓乐棚、挽幛棚、宾客棚、账房、对厅、过门、宾相厅、迎门阁、过街牌坊等等，还请纸糊匠扎了金山、银山、蓬莱山、楼台殿阁、亭堂轩榭，还糊了牛头、马面、开道鬼、开路财神、大鬼、小鬼、判官，还有金童、玉女、金毛狮子、银毛吼、四大天王、八大金刚、一百单八尊阿罗汉。这一来，把个青县汤庄子一条大街占了个满满登登。

安德海为了显示自己的一片孝心，请来了和尚道士和民姑各 49 人，令其念佛诵经，超度亡灵，跑方取水上法台，走金桥，迈银桥，锣鼓喧天，铮钹乱响，笙管齐鸣，神枪轰轰，鞭炮震耳，好不热闹。

安家要出大殓，轰动了四外八乡，各村百姓，

只要到灵前吊个孝，就可赴席，还送每人一匹白布，这样一来，凑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尤其是那些花郎乞丐，算是闹着了，他们哪儿也不去，专蹲在灵棚附近，饿了就吃，还不问价儿。

安家的灵棚里人来戚去可忙坏了本村财主张广财，张广财带着自己的儿子张福聚颠前跑后，迎来送往，脚不沾地，看样子比自家过丧事还认真，只累得爷儿俩呼呼带喘。为什么张家爷们儿如此认真，皆因安德海小时候给张家放过羊，张广财还打过他两巴掌，此事后文另有交待，暂不细表。

且说安德海为他娘办丧事，花钱如流水，众人猜不透安家倒是趁多少银子，安德海家金银满库这不假，不过安德海为母发丧，家中的金银是一两也动不着的，因为这丧葬费用安德海早有安排。

“辞灵”这天，也就是出殡的头一天，安德海派人把青县知县时后强请了来，时后强吊罢孝之后叩见了安德海，说道：

“总管大老爷，不知传唤卑职有何用场？”

安德海道：

“时知县，你是本县父母官，安德海虽然在宫中

伺候老佛爷，可家父家母毕竟在你管辖之下。而今家母谢世，不能不跟父母官商量，明日就要出殡了，各省官员恐怕少不了，你是地方父母官，自然应率先表示了，但不知你有何打算？”

时后强闻言，不由浑身哆嗦起来，心说，拿少了怕惹不起这位安大总管，甭说他奏报慈禧皇太后，就是他嘴皮子一动也能把自己免职罢官，可拿多了又拿不出来。为此事他曾召集县丞、典吏、教谕几人商量过几次，可谁也想不出个圆满的办法来，只愁得时县令坐卧不安，如今安德海问到了自己头上，顿时出了一身冷汗：

“回总管大老爷，卑职到任不满一年，我又是个穷秀才出身，家中本无积蓄，再者，不用我说，你老人家也知道，青县地处苦海沿边，是个穷地方，我也不忍心去麻烦百……”说到这儿他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安德海上下打量了时知县一眼，顿时产生了怜悯之心，随道：

“时知县哪，你也不必为难，到我这儿来吊孝的官，就数你小，到你随礼上账的时候，我怕你给我

的家乡丢人，故此提前叫你来，也好有个准备，你说是不？”

时后强心说，怕什么就有什么，究竟上多少礼好呢，时后强眼珠一转道。

“总管大老爷，卑职虽有孝敬之心但不知多少为宜，还是老爷您吩咐吧。”

安德海道：

“我知道你是个穷官，我这家乡也是个穷地方，为我家的事儿，不能叫你去刮地皮，不过你是本县的父母官，拿少了是要丢我的人的，咱这么办，你先在我这儿取1000两银子，到随礼时就把这1000两银子上在你的名下，这样，你我都不失体面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这位时知县本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并不傻不呆，他所愁的就是怕礼随少了吃罪不起，如今安德海答应暗中送他1000两银子，既解了燃眉之急，又可以在礼单上开个好头，当时精神头儿就来了，连忙应道：

“卑职明白，卑职明白！”

安德海见这个时后强前后犹如两人，心中暗笑，

随回头对身旁的一个小太监道：

“莲英呀，领时县令去账房取 1000 两银子！”

“喳！”小太监应了一声，随对时后强道：

“县太爷，请吧！”

时后强抬头看时，见这位小太监年龄也就是十七八岁，中等身材，唇红齿白，面白如玉，高鼻梁，蛤蟆嘴，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，炯炯有神，一看外表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人。

书中暗表，此人便是李莲英，以后他继安德海总管之职，在慈禧太后跟前说一不二。此人乃是直隶大城县李贾村人，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，他比安德海小 11 岁，由于李莲英入宫是安德海引荐的，所以安德海算是师傅，李莲英则是徒弟。论心眼儿这李莲英的鬼点子比安德海一点也不少，不过安德海入宫早他 8 年，在宫中地位自然要高得多，李莲英也看透了这一点，如果不把安德海打发欢喜了，他在宫中便寸步难行，故此李莲英对安德海十分恭顺，张口师傅，闭口师傅，安德海指在哪他便打到哪，甚至安德海想让他去干还没说出口的事儿他便先行一步干了，因此安德海十分喜欢他。

这次回家葬母，他带回来十几个小太监，李莲英算他最信任的一个。

不表时县令领罢 1000 两银子叩别安德海，且说李莲英回到师傅身旁，问师傅还有什么吩咐。

安德海拍了拍李莲英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莲英哪，明天你主管收礼。”

“喳！”

“你要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咱爷们不能让那些有鸡巴带蛋的人轻易溜走，事过之后亏待不了你小子，懂吗？”

“小的明白，师傅你就瞧好吧，我不把他们整治个蒙头转向才怪呢！”

“好小子，那就看你的啦。”

第二天，就要出殡了。

从附近的县令到河南知府、天津知府、道员、巡抚、总督、将军、提镇、六部、九卿、军机大臣等各路官员，有亲自来的，也有派人来的，都陆续赶到了。

李莲英高声对到来的官员们说道：

“列位大人，请先到候客棚喝茶，眼下众位乡亲

邻里正在上礼，诸位稍候一候，到时候自然有人招呼诸位大人，客棚有请啦！”

这叫客随主便，无论官职大小，在这个时候，都得听从主家安排，何况这里是权势无边的安大总管家，哪个敢不听从。随着李莲英的呼喊声，各路官员都向候客棚走去。

李莲英为什么把各路官员请到候客棚呢？皆因有些官员还没赶到，李莲英心想：只有各路官员到齐，才有个比劲儿，到那时，当着安总管的面儿，准也不会甘心落后，准能把礼码抬起来，安总管发了财，我也吃不了亏，等齐了再说吧。

大约等了一个时辰，李莲英见各路官员来得差不多了，随把人们请至账房，高声说道：

“各位大人有愿随礼的前边站！”

李莲英话刚落地，众位官员顿时骚动起来，都想抢个头水儿，一则是表示与安总管关系紧，二则是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头，安总管高了兴挡不住翻翻丧仪簿，倘若见自己的名字在前边，将来也有个照应。

众官员怀着同一种心理，都争先恐后的呼喊：

“给我写上一匹白綾！”

“给我写上两匹锦缎！”

“给我写上——”

李莲英心想：你们这点玩艺儿就想打发安总管，真是笑话，有你们不争的时候。想到这里把手一摆，说道：

“哎，诸位大人先别争，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听我说句话。”

别看李莲英人小，他可与安德海是师徒关系，而安德海又与慈禧关系紧密，因此李莲英说话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安德海说话，所以众官员不敢不听。

李莲英道：

“以我之见，诸位大人先等一等，县令时启强乃本县父母官，应当让他先上礼账，这叫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对不对？”

众官员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，于是都向后让了让。

时启强迈步向前，向众官施礼道：

“列位大人多多见谅，卑职官小职微，薪俸菲薄，敝县又处苦海沿边，土碱地薄，无法与众位大

人相比，乞众位大人不要见笑，今总管大老爷的太夫人归天，卑职聊表寸心，谨奉白银 1000 两、素缎 10 疋、素绸 10 疋、素绢 10 疋，礼物微薄，不成敬意。”说罢又是一揖。

李莲英还怕有的人没听清楚，或者听清楚了还没领会其意，便高声喝道：

“青县知县时启强时大人，敬献白银 1000 两、素缎 10 疋、素绸 10 疋、素绢 10 疋！”

众官员听罢，个个咂嘴吐舌，土地庙长草——荒（慌）了神啦，心说，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上这么大的礼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，大概其中有鬼。众官员想归想，可再按原来的打算随礼是交待不了啦，怎么办，只好加码，身边没带那么多银子，只好悄悄溜出账房，各自去想办法去啦。他们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投友，回北京是来不及啦，只好向静海、沧州、南皮、交河、献县、河间、肃宁、大城、任丘等附近州县的国库里去借。

经过半天的奔走，众官员总算把银子抓到了手里，有的 3000，有的 5000，有的 1 万，陆续着都把礼银上了账。

众官员的名字都上了丧仪簿，其中便宜了一个知县，苦了一个知府和一个总督。

那么，一定是便宜了青县知县啦。不是，是另一个，是大城县的知县白德亮，这白德亮与时后强是同年，又是邻县，他见时后强拿了1000两，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大城县比青县也强不了多少，国库里虽然有点银子，可私动国库，罪责不浅，一旦走露风声，被人参上一本，轻则丢官罢职，重则充军发配，即使能从国库里把银子取出来，将来我又拿什么补上呢，他思来想去还是束手无策。

李莲英见了不由暗笑，他把白德亮叫到一边，问道：

“白县太爷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”

白知县昨日来时已拜见过李莲英，并送上了一些礼物，算是认识了，如今见问，不由长叹一声道：

“李公公，你比我明白，咱大城是个穷县，非旱即涝，灾荒连年，下官又是个穷书生出身，十载寒窗，侥幸得中，薪俸菲薄，实无力孝敬安大总管，请李公公给思一良策，卑职没齿难忘。”

白德亮是个聪明人，见李莲英含笑问他，料知